



您陪我长大 我陪您变老

早报眼

2016年5月9日 星期一 编辑:曹萌萌 美编:姚会英

用照片记录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妈妈

趁我们还年轻，趁您还未老

讲述 张燕 本报记者 张园园 整理



张燕带妈妈春游。(图片由受访者人提供)

第一次我要向妈妈介绍自己

妈妈快80岁了，患有阿尔兹海默症，病情较轻，但时不时的也会“犯糊涂”“发癔症”。怕打搅我们的生活，妈妈不愿意和我们一起住，我和三个哥哥每天轮流去陪她。妈妈喜欢拍照片，我们也喜欢给她记录，尤其是我和三哥喜欢“揉搓”她的脸，给她拍一些搞怪的照片，拿给她看，让她开心。

妈妈得这个病好几年了，两三年前开始出现不认人、“犯糊涂”等症状。第一次被自己的妈妈不认识，那种感觉，现在想来还很难形容。

那年有一天，我开车送老妈回家，一路上她热情地跟我聊天，无数次地说：你对我真好呀”、“你咋对我那么好呢”……最初，我并未在意，也没多想，年纪大加上这个病，絮叨的在我看来已见怪不怪。

直到我将她送到家门口，她一边开门一边跟我说：“对我那么好，你真是个好孩子！有空带你妈妈来我家玩儿！”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妈妈不认识我了，她不记得我是谁了，她忘记了我是她的小女儿、她的“小棉袄”。

也许是因为对这个病有一定的了解，也有一些心理准备，当时心里并没有崩溃，但还是有一闪而过的难过，眼泪就这么流了下来。送她进屋，我开始做自我介绍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向妈妈做自我介绍，告诉她我叫什么、名字怎么写，在哪教书，但她仍没有把我和她的女

妈妈步行十公里给我送菜

一年多前，考虑到妈妈的身体状况，我们不让她做饭了。但也许是怕打搅我们各自的生活，她不愿意跟我们一起住，坚持住在西城机厂的老房子里。60岁的大哥，因为和妈妈家离得近，和大嫂一起负责给她做饭，而每天晚上的陪夜，则由我们轮着来。

我们都以为，妈妈年纪大了，而且还是这个情况，是我们在照顾她的时候多一些。但有时事实并不是这样，她始终把每个孩子放在心里。

去年冬天的一个课间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是个陌生号码。原来，妈妈又从她家走来找我了，看到家中大门紧闭，便向一店主求助，给我打电话。她和我，一个住在机厂，一个住在石油大学，一趟就是十公里左右的路程。

还有一个小时的课，虽然店主说了照顾她，但我知道，她不愿意麻烦别人，而且怕与我错过，一定是在楼下苦苦等我。那时的她，完全忘记了她有我家钥匙，只记得要等我回家。

儿划等号，只是重复：“你怎么和我女儿的名字一样？”走的时候，非让我带着刚带回去的两盒麻花回家，说是给我两个妈(妈妈和婆婆)尝尝。

后来，这样的事情仍不时发生，而我似乎也“习惯”了跟自己的妈妈做自我介绍。就在前不久，我们坐一起吃饭，她突然就问我叫什么名字、住在哪里，是不是以前就认识她，还热情地邀请我到她家住，不用交房租。这样的事情也不止发生在我一人身上，她会把大哥当成外边的陌生人，会把二哥、三哥当成老家来的表叔，把我儿子、她外孙认成其他亲戚家的孩子……

也许早晨她还因为什么事儿跟我怄气，哭着说不原谅我，也许前一天晚上她还站在我床头，非要和我一起睡，也许……也许下一个瞬间，她就不认得我。我向她做自我介绍，一遍遍告诉她我是她女儿这个事实，但有时她并不相信，说我骗她，说她女儿是教书先生。在那一瞬间，她记得关于女儿的一切，就是不记得我就是她女儿。

果然，坚持上完最后一节课，匆匆赶回家，妈妈在寒风中哆嗦，进了家门直呼好暖和。然后，从背篓里一件件翻出带给我的东西：鸭子，花生米，衣服撑子，一块香皂，一把小刀，一个网球和魔方说给娃儿玩儿，还有两包感冒药……那时候，我就是妈妈眼中最需要疼爱的老么。

妈妈是个小气与大方的混合体。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，42岁才到东营与父亲团聚，并在此定居的母亲，很会过日子，现在仍很喜欢“藏钱”。有时，带妈妈出去吃饭，她总是会问多少钱，几十块钱一份的饭菜在她看来完全不能接受，太贵！但有时，她会去庙里捐钱祈求平安，一次就是好几百，写的是我们四兄妹的名字。

有次，我带妈妈去逛街，看到一条很适合她穿的裤子，60块钱，她嚷嚷贵，拉着我要走；而在下一店里，我看中了一条100元的打底裤，她说好看，要出钱给我买……

妈不是好活儿，然后扭头跟自己的妈妈撒娇，迎来一句嗔怪：不久前，一次采访中，与五十多岁的采访对象聊起母亲，那个已经当爷爷的男人说，自己再也没有妈妈了，和以前再不一样，眼泪充盈眼眶，让人无从安慰……

“母亲”这个词儿，不用念出来，只在舌尖走一遍，就有种很正式的感觉，与妈妈的唠叨、琐碎、千叮万嘱咐之感截然不同。

这次采访中，张燕接了一个妈

陪在她身边 记录她的笑脸

妈妈很喜欢拍照片，我们也希望能多留住妈妈的笑脸，我经常发一些妈妈的搞怪照片到QQ空间里，也会将和妈妈在一起的琐碎事儿记下来，写在说说里。

妈妈是个很胆小或者说缺乏安全感的人。晚上睡觉，她会把所有的门关上，还会在客厅的门上挂上一个小铁盆，这样小偷进来就会知道。我常常嘲笑母亲的这一举动。其实母亲耳朵不好，睡觉又睡得很沉，小偷如果真进来，还是不知道的为好。反正穷老太太没什么可偷，吓一跳就大大不妙了。

这一切我都能理解。我有时候都无法想象，父亲去世的十多年来，她自己是怎样度过的一个又一个的慢慢长夜。我们，毕竟不能时时陪在老人的身边。

一天晚上八点多，妈妈打来电话，说家里没有闭路了，什么节目也没有，没意思。由于我今天还要送成绩，不方便回去陪她，就让她自己打的来找我。黑夜里，母亲是从不出门的，平时更是一到五点就关门。也许，她是太孤独了吧。

身体情况并不如从前，现在我们轮流陪她。而她也越来越像孩子，比如晚上缠着跟我睡，然后一遍遍上厕所，做睡前准备；比如因为一个不高兴，大晚上的把一个哥哥撵走，叫来另一个哥哥……她是我们的妈妈，现在也是我们的老小孩。有时为了逗她，我们会故意扮她鬼脸，并拍下照片给她看，而她也跟着乐，笑的很开心。

妈打来的电话，“她想来找我。”有时，张燕和哥哥嫂嫂们开玩笑说，真不希望妈妈腿脚那么好，“这样她就不用跑十公里来找我，就能在家好好歇一歇了。”

但对于母亲来说，牵挂子女，哪还记得十公里路程的长短？

张燕的手机里有很多妈妈的照片，但多数是搞怪的。那些有子女陪伴的照片里，妈妈的笑容都很灿烂。

本报记者 张园园

记者手记

爱就是陪伴与守护

您陪我长大，我伴您变老。也有人说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虽有些矫情，但又颇有几分道理。

两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，张燕讲述和母亲的点点滴滴，都是日常琐碎，而她的QQ空间中记录的母亲，除了搞怪的照片，无非就是妈妈今天为啥高兴了、为啥哭了、闹腾啥了。

但一条条翻下去，一句句话说出来，一件件琐碎听下去，平常又似乎有些不一样。最初说采访时，张燕

有过拒绝，“妈妈的病并不是那么严重，我们也不是那么有代表性。”

但，这些和母亲相处的日常，不是有大多数人的影子吗？母亲节，其意义不也就在这日常的陪伴吗？

记得数年前，去车站采访春运，遇到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妈妈，带着两个兜子，其中一个里装满了大馒头，手工揉、自己蒸的那种，说是在外地上班的儿子电话里说想吃这个了；此前，和一位新晋妈妈聊天，说起种种不易与各种辛苦，她感慨当